

七彩的天空

QICAI
DE
TIANKONG

刘立波 著

作者在人民空军服役四十年，对飞行和飞行员有很深的感情，他截取的一个个精彩片段、一个个难忘瞬间，一朵朵生活浪花，让你看到飞行员们云水般阔大的胸襟和彩虹般美丽的境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七彩的天空

QICAI
DE
TIANKONG

刘立波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彩的天空 / 刘立波著.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80588-828-6

I. ①七… II. ①刘…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6289号

七彩的天空

刘立波 著

责任编辑: 申晓君

封面设计: 马占庆

版式设计: 秋 子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21(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 页: 3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588-828-6

定 价: 1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谨以此书献给新中国人民空军的飞行员们

目 录

CONTENTS

在人生的迫降场上	001
大校的天空	013
“木偶”飞行家	053
悬念飞行	059
抢来的军功章	066
一个红河州土人的剪影	069
“草上飞”通过考核	073
第十四次虎口脱险	077
那一片难忘的地标	080
红色手柄	086
平生撒了一次谎	090
带翅膀的歌手	095
永久的期待	098
另一片天空	102
团长的翅膀	106

老胡的心思	115
最幸运的人	121
最年轻的机长	125
借 雨	132
没有战绩的紧急飞行	136
怀念我的师长梁平	147
我乘歼击机飞行	153
空难发生以后	164
瞬间与永恒	181
附：写给天堂的信	201
后记	209

在人生的迫降场上

焦灼的等待结束了。终于起飞了。

当飞机微微地抬起机头离地的一刹那,不知为什么,他的双眼涌满了泪水。

一架巨型轰炸机正载着震动中国和世界的惊雷——我国第一颗空暴原子弹,在万米高空翻滚的云山雾海,呼啸着向西,向西……

爆炸时间定在十点整,他伏在瞄准具上,心仿佛停止了跳动。他双手不停地转动着各种旋钮,把瞄准具的十字线紧紧压在看上去只有五分硬币大小的靶标上,试验的成败在此一举;能否投准,拿到数据,亦在此一举。

弹仓开了。九点五十九分十秒。他大叫一声:“投下!”

原子弹脱钩而出,飞机猛地向前一蹿。他朝前看去,椭圆形的乳白色的原子弹像离弦之箭,直朝靶标射去。他感觉很好,就像打篮球出手投篮一样,这球非进不可。

他迅速拉上安全防护遮光罩。飞机增速脱离。几道蓝白相间的强烈闪光倏地掠过。好奇心迫使他又拉开了遮光罩。

一个通红耀眼的巨大的火球正悬浮在靶标上空，好像早晨经过海水浴洗过的太阳，往日清晰的十字靶标，那条环型公路，四周像现代化城市的效应物群，顷刻间就被翻滚扭动的云海覆盖了。

冲击波伴随着炸雷般的吼声过来了。飞机抽风似的上下左右剧烈颠簸，像汽车高速驶过搓板路。

转眼之间，一条褐色的巨龙扭动着粗壮的身躯，昂首冲天，拔地扶摇而起。翻卷涌动的蘑菇云不断地变幻着姿容。最后，在万米高空的顶端，竟然幻化出一只展翅欲飞的“和平鸽”来。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爆炸。原子弹准确地落到了靶心。地点，祖国的大西北。时间，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这一天，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也是他人生中最光彩的一天。

这个投弹手的名字叫于福海。

十七年过去了。

于福海刚疗养回来，正兴冲冲地准备飞行，师政委把他叫了去。

走出办公室，他像丢了魂似的。面色苍白，两眼无神，浑身像被抽了筋，软绵绵的，没一点劲儿。脑子里除了“你停飞了”之外，一片空白。

机场上传来发动机高转速试车的阵阵轰鸣声，那轰鸣像雷霆一样，震得大地和空气都在抖动。往日听起来亲切悦耳，现在却变得锥子似的钻心，像在嘲笑他：“你不行了，你不行了！”

他真的不行了，深一脚，浅一脚，好歹没走错门。回到家，他呆呆地坐了半天回不过神来。老伴摇着他问：“你怎么啦？”

“我停飞了。”

老伴看见他快哭出来了。

停飞像个霹雳把他击倒了。家庭的幸福是相互牵制的。他的幸福失去了,老伴和孩子的欢乐也没有了。头几天,他例外地没有起早跑步,成天长吁短叹,坐卧不宁,吃饭味同嚼蜡。家里的空气像结了冰,孩子们脚步都放得轻轻的。熟人飞行回来,在他面前都收起笑容,生怕刺激了他。

他以为自己一直能飞,论思想,论技术,论身体,哪一点不行?他已经稳稳当当地飞了三十二年,一千八百多小时,连个闪失都没有。他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开国元勋们的检阅;他飞过大西北的茫茫戈壁,完成了一次次重要的科研任务;他飞遍了祖国的大部分空域。尽管天空中什么痕迹也没留下,在档案中却留下了“轰炸技术能手”,一次一等功,五次三等功。十七年前,周总理还宴请过他,和他握了手,照了像。吃饭时,他左边是陈毅,右边是贺龙……他多么想继续飞下去创造一个飞行年龄的最高纪录啊。可现在,他被迫降落了,擦了一身的伤,心头也划下道道伤痕,虽然看不见,却叫他更痛苦。他觉得自己像只断翅的鹰,在地上痛苦地挣扎,扑腾……

他不甘心!不服气!往常早上他沿着营区的环形公路跑两圈,现在他多跑几圈,直到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已经好长时间不上悬梯了,他赌气似的爬上去,不歇气地来回转它几十下,下来后,他抑制着阵阵晕眩和心慌……他从镜子中打量自己。吓了一跳,两腮下陷,眼睛大了些,额上皱纹更深了,白发也不知什么时候争先恐后地从黑发中钻了出来。五十一岁的人了,老了,真的老了,认命吧!

他独自坐在门外,呆呆地看着天。天空仍然是那样熟悉而又神秘……他第一次尝到了人生悲凉的味道。

像他这样的老空勤，一般都是停飞以后就转业，果然，不久就宣布他转业了。组织上为了照顾他进西安，任命他为西安驻军某部的副处长。由于满编，不报到不转关系，就地等转业安排。他平静地接受了。

理智可以平复感情的波澜，但潜意识却常常跑出来作怪。他经常做噩梦：不是忘了带航图，就是扳错了开关，记错了数据，再么就是飞机老是贴着树梢和山头转来转去……直到吓出一身冷汗。醒来，总有一丝惆怅久久地不愿离去……

一九八三年，关中地区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三月，爆满绿星的枝条就在春风中起舞了。

一天，师长推开了于福海家的门：“老于呀，新的核试验任务又下来了。我们经过请示，决定你不转业了，留下来参加这次任务。你有什么意见？”

他心头一震。一颗沉落的心又升起来了，连忙说：“我听组织的，我听组织的。”

事后，他才知道，这是我国大气层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了。任务下来后，师长翻着花名册扒拉来，扒拉去，组织过领航计风的就剩下他了。他们部队在历次核试验中主要任务是投准核弹，保证科研部门拿到效应数据。在投准核弹上，他有一手绝活。为了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师长专门向空军机关提出请求，把他留了下来。

自己并不是被抛弃的人，还有用呵。他冷却下去的热情又突地燃烧起来。他这辈子和我国空爆核试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都让他赶上了。简直太幸运了。对！最后一次，一定要干得漂

亮,为自己的一生画一个光辉而又圆满的句号。

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他洗了军装,刮了胡子,浑身上下收拾得利利索索,腰板挺得笔直,走起路来脚底生风,突然之间像换了个人。

他一头扎进保密室,去做资料准备工作。他找到了那两个熟悉的皮箱。那里面装着本部队十二次执行——其中九次是他亲自参加过的——核试验任务的所有资料。打开皮箱,像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空投第一颗原子弹,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没有资料,没有经验,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原子弹能否投下来,会不会提前爆炸,爆炸当量和设计当量是否一致,爆炸后飞机能否脱离危险,这一切都要靠实践来检验。他们闯过来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国立即准备试验氢弹。由于氢弹爆炸当量大,要在弹体上加降落伞,延长起爆时间,飞机才能脱离危险空域。这却给投弹精度出了大难题。为了求证,他曾东奔西跑,有一回和串连的红卫兵挤在同一列火车上。车厢里,座椅上下,小桌上,行李架上,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双脚离地,人都倒不了。这些红卫兵哪能想到,在他们四处爆炸精神原子弹时,这车厢里却有个真搞核武器的人呢。于福海日日夜夜在思考。开伞前,它和普通炸弹差不多。开伞后,它就随风飘落了。为了投准这颗弹,他和同志们整天焊在一起,反复计算、试验、分析论证,吵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他发明了一种方法,不但能把我国第一颗氢弹准确地投到靶心,而且使以后的带伞核弹的投弹精度有了保证。由于他的这个方法中含有感觉和经验的成分,一些领航员把它戏称为“于福海的祖传秘方”。

如今,祖传秘方又用得着了。于福海兴致勃勃地给飞行员、领航

员上课,讲空投核弹的特点和要领,讲对高空风的计算和修正,讲自己第一次投原子弹的心情,教会他们如何消除心理压力。

飞机上天,他在塔台里,飞机落地,他在座舱里,手把手教领航员攻克特种技术设备的使用难点,纠正痼癖动作。

他给气象台打电话,了解空中气流情况,他要求靶场检靶员测量炸弹距离时把皮尺拉得直一些。

为了提高投弹精度,他给领航员们一个弹着点、一个弹着点地分析……

四个多月的训练,像副灵丹妙药,使他完全恢复到停飞前的模样。他的一颗心又重新飞进仪表盘星罗棋布的座舱,飞上了万里蓝天,飞向了大戈壁深处的试验场区……

可不知为什么,训练任务逐渐减少,预定转场时间一推再推。最后,试验任务终于暂时取消了。什么时候再搞,谁也不知道。

任务撤了。临时组成的小分队解散了。别人各归其位,他却进退两难。确定转业时,他是副团长。回团里吧,已没他的位子,去军机关吧,又明确过不报到。他又一次被迫降落,成了“天上不收,地下不管”的人了。

这时,他老伴和孩子的户口已经落进西安了。军机关借给他一间旧平房。小儿子在西安上学,老伴去照顾,这房子就成了栖身之所。

他闲得慌。双手没处搁。他找师领导要求工作。一位领导说:“去领航科看看报纸吧。”

他曾在领航科当了十多年科长。他去了几天后,人家客客气气地说:“报纸拿回家看吧。”是呀,你往人家办公室一坐,算哪个庙里的神呢?

从此,他就两头跑着过。在部队至西安的班车上,他像只辛勤的蚂蚁,把生活日用品一点点地带走,每月把属于自己的那份粮油背到西安的那间小屋去。

年底,在新疆当兵的二儿子复员回来了。户口自然落到父母的身边。有段时间,他一家四口人就挤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风子里。

有个星期六下午,在四医大工作的大儿子和媳妇回来团聚。晚上下起了雨。他想再搭张床,留下大儿子和媳妇。自己跟二儿子到工厂集体宿舍住一晚。二儿子一句话甩过来:“我已经够掉价的了,你还跟去凑什么热闹?”硬榔榔的话,噎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夜,他顶着蒙蒙细雨,在昏黄的路灯下转圈子……

为了房子,老伴和孩子们没少抱怨他。一些离休的老首长、老战友看不下去,让他找领导说说,再借间房子。他借了一次没借到,就再没吭声。

调到外军区工作的两个老战友来看他,告诉他,他俩都从副团调到正团了。他俩比他停飞还早几个月,也不在应调范围内,只不过找过领导,也就调了。他俩劝他也去找找人。于福海笑笑,又是没吭声。

说实在的,他苦恼的不是住房的窘迫,不是十五年副团职没动,而是吃着人民的饭,拿着人民的钱,却不能出力流汗为人民干活,他就觉得对不起周总理。那是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他奉命从核试验基地乘飞机去北京,当面向周总理汇报次日的空投准备情况。周总理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比他上次见时瘦多了,但精神很好,听得很仔细,一边作笔记,一边不时插话询问。最后又问起了机组人员的防护问题。总理听到第一次空投原子弹时,机组人员戴的墨镜镜片曾掉下过,他非常生气,批评得很严厉,要求专门把机组人员叫到北京,检查

身体,并且提出要见他们。于福海心头发热,眼睛发潮,他把新研制的头盔递上。总理拿过头盔,对着灯光仔细地观看。整个汇报从下午五点持续到十八日凌晨三时。那时,周总理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身体还有病。于福海看见了,什么样的人才是人民的公仆,什么样的人才是自己真正的榜样。

他被这种心情激励着,多次找军首长和机关领导要求工作,甚至提出了在别人看来是下作的请求:“给个活干干吧,哪怕是听电话也行啊!”可是,部队正在精减整编,实在不好安排。他被迫闲着。他读报,剪下关于养花、养鱼、制作小菜等资料精心研究。他自制蜂窝煤炉,自己用不完就送人,做台灯,油漆家具,养鹌鹑,帮邻居修自行车,煤气灶,手表。儿子要结婚了。老伴要绣床罩、门帘、台布什么的,他跑前跑后地为老伴选花样,当参谋,确定放大尺寸,再复印上去,对老伴的针法,颜色搭配评头品足……他害怕空闲,他迫使自己的双手忙个不停。一歇下来,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就会撕咬他的心。

他苦苦等待着推迟的核试验。他有时觉得如果不是留下来参加核试验,他早脱了军装,敛翅归窝,过上了踏踏实实的日子,而不会像现在这样,转业不成,休息不了,始终扑展着双翅,却飞不起来。然而,他想得更多的还是那颗核弹,他常常在心里深情地呼唤着新的核试验早一天到来。这里不仅有一种解脱困境的渴望,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事业的追求和赤诚。

他回部队找到了几位领导:“西边试验任务下来了,可别忘了让我去助你们一臂之力!”几个领导当时竟然谁也没有表态,把他凉在了那里。

他扭头就走。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他好伤心,好气愤。难道真的

老了,不中用了?天上不能飞,地下还能干嘛。是不是政治上不信任自己了?不可能。他思来想去,找不到答案,大概是怕他提出个人问题吧。

他顿时像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他想大叫大吵一通,可连个对手都找不到。他气鼓鼓地回到西安。他上火了。下颌的一颗后牙剧烈地疼痛起来,腮帮子肿得好高,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最后只好拔掉了事。他暗自发誓,今后你们就是来请我,我也不去了。

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等待中,他迎来了西安又一个酷热的夏天。这几天,他心神不宁,像只热锅上的蚂蚁。据说,上次推迟的那次任务又下来了。真的么?

西兰公路上,一辆军用吉普车飞速驶向西安。车内坐着副师长傅海忱。任务真的下来了,师党委分工傅海忱具体负责组织空投核弹。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请于福海出山。一些人知道了都为他担心,怕他让这个古怪的老倔头弄得下不来台。傅海忱不担心这个。他作为飞行员刚调到这个部队时,于福海已是副团职。他们在一个机组飞过,在一个团的班子里供过事,他相信,于福海不会对组织和工作讲价钱。

于福海正在家带小孙子。老伴在门前寒酸得不能再寒酸,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凉棚底下做饭。老远看见傅海忱,他几步抢上来,一把抓住傅海忱的手说:“老傅,我知道你来干啥,我去!”

傅海忱的鼻子一酸,几乎掉下泪来。

“有什么困难没有?有就提出来。”傅海忱说。

“就冲你这句话,我啥困难也没有。”

“老金,我给你制造困难来啦。”傅海忱对他老伴金昌淑说。

老金说：“有什么困难的？过去我再困难，人家都是说走就走，看他那积极的样儿，生怕共产党不要他了。你看看，他东西都收拾好啦。”

傅海忱看着，听着，又一阵热浪涌过心头。

听说他又要去执行任务，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吵开了。

“爸，别去，用着时想到你了，用不着时谁管你？”

“要去就把职务和房子解决了，谁像你混得这么寒酸？”

“爸，你对共产党的感情真深呵。”

“有人说你爸是‘国宝’呢。”老伴插了一句。

“什么‘国宝’，我看就是个出土文物。”儿媳到底含蓄些。

他一拍桌子：“都别说了！你们哪，糊涂！”

孩子们都不吱声了，他也没话了。他也不怪孩子们。因为他们对父辈理解得太少呵。

于福海十五岁就成了孤儿，到抚顺煤矿做工。刚去的那天，正碰上矿井冒水，一下子淹死好几十个。看着泡得发白的尸体，他根根汗毛都竖起来了。为了肚子，咬牙也得下呀。头顶鬼火般的矿灯，排渣，装车，打炮眼……东北解放了，属于人民的太阳升起来了，矿里党组织培养他入团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又保送他到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参加了空军，当上了轰炸机领航员。那时，他刚十八岁，正是起飞的年龄。他是和新中国一起飞起来的。没有党和社会主义，没有人民军队，他能有今天吗？

他又登机西行了。

雄伟的山脉，铁路，河流，城镇，往日熟悉的地标不断在眼前掠过。快落地时，他看到了像现代化城市一样的核试验基地。二十多年

前,还没有这个基地,大飞机也落不下来。从天上看,满地都是帐篷,像雨后的一片白蘑菇。推土机,拖拉机吃力地拱出条条道路,又在尾部拉出条条黄色的烟缕,工程兵、铁道兵、科技人员都在为我国核武器的诞生而奋斗呵……往事像机翼下的地标,真切而又遥远。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变化,他的心又热起来。

过去,他都是领航计风小组的组长。这次虽然是顾问,仍是事无巨细,件件躬亲。看他不顾一切的样子,真怕累坏了他。傅海忱只好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一共只有两个单间,傅海忱给了他一个,装了电话。正团以上吃小灶,傅海忱硬把他拉了去,别人问起来,傅海忱指着他说:“他是总顾问,比我都大!”

他对计风小组的人说:“你们大胆干,成绩是你们的,出了问题是我的。”他建议把他的“祖传秘方”编入电子计算机,把工作效率提高了十五倍。

投弹成绩直线上升。再训练两个飞行日就扔真家伙了。正在大家跃跃欲试、劲头十足的时候,上级突然宣布:取消这次任务,中国再也不搞大气层中的核试验了。

他有些惋惜,心里却又很轻松了,只是总觉得有件事没干完。他终于想起来了:部队保密室里,有两箱零散的核试资料。那些属于历史了,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作为亲眼目睹了我国空爆核试验全过程的参加者,他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

太阳落山了。他走在辽阔、寂静的戈壁滩上,望着遥远的天边,太阳正用它浓郁的色彩染下最后一抹辉煌。他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他知道,作为一个飞行员,他再也飞不起来了;随着空爆核试验的结束,他也和核试验从此绝缘了。然而,此时他却觉得浓厚的晚照,有股